

〔法〕尚福康瓦·高里耶尔著

La fin
de la nuit

黑夜的终止

湖南人民出版社

A stylized black silhouette of a tree with several branches and leaves, positioned behind the title text.

黑夜的终止

〔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周国强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黑夜的终止

【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周国强 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夏敬文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郴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10,000 印张, 6 印数, 1—183,300

统一书号: 10109·1356 定价, 0.45 元

译 者 的 话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François Mauriac 1885—1970) 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有各种体裁的作品一百多卷，其中尤以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一版再版，深受法国人民喜爱。

在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创作的小说中，最成功的有发表于一九二七年的《黛莱丝·德克罗》；发表于一九三二年的《蝮蛇结》和一九三五年的《黑夜的终止》等。

《黑夜的终止》是他前此八年发表的《黛莱丝·德克罗》的姊妹篇。小说的主角同是黛莱丝，故事情节也不无联系，但她不是《黛莱丝·德克罗》的续集。所以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告诉我们：“先了解第一个黛莱丝，再来关心这一个，并无必要。”

黛莱丝因企图毒死丈夫而受到了指控；但由于作为本地区行政长官兼议长的父亲的多方斡旋，法院以受害者——她丈夫为她作的假证为依据判处此案“不予起诉”。她丈夫为什么保释她？是出于感情还是由于善良？都不是。她父亲为什么知法枉法？是出于父女之情？也不是。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根据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决定的。作者通过黛莱丝

在离开法院回家的途中，为了向丈夫交待清楚而进行的刨根究底的回忆，围绕着她为什么要毒死丈夫这么一个问题，揭露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虚伪、自私的丑恶面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在诸如什么“友谊”、“爱情”等漂亮词句的掩护下，人们都在拼命地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恶，几乎人人都在犯罪。

回到家里后，丈夫并没有倾听黛莱丝悉心准备的忏悔，而是立即把她软禁了起来。她自杀未遂，不吃东西，追求着幻觉中的自由和感情生活；她日益憔悴，临近死亡的边缘。最后她使丈夫害怕了，答应释放她，让她去巴黎生活。

这便是《黛莱丝·德克罗》的故事梗概。

十五年的巴黎生活，黛莱丝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作着最后的挣扎。她以为在她的一生中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了，哪知女儿为了自己的婚事来寻求她的支持，而女儿所爱的人——乔治所钟情的不是女儿，却是母亲。黛莱丝渴望得到温情的雨露，她也爱乔治，但是为了女儿，她把自己的爱情连同她的全部财产都牺牲了。可是，最后，连她的女儿都要抛弃她了。她在孤独中等待着“生命的终止，黑夜的终止”。

莫利亚克擅长于心理描写，逻辑严谨而笔法娴熟，文字非常简炼，戴高乐曾誉他为“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的珍珠”。莫利亚克于一九三二年任法国作家同人公会主席，一九三三年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为院士，一九三五年得小说

大奖，一九五二年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莫利亚克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公开声明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他曾热情支持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独立运动，长期支持戴高乐，积极维护民主和民族独立。一九五八年，莫里亚克获“荣誉团大十字勋章”。

莫利亚克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比较深刻，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但由于他自身的局限，他的作品总带着晦黯的色彩，正如在《黑夜的终止》中所暴露出来的：生命便是罪恶，生命便是痛苦，似乎只有死亡才能解脱痛苦，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这个世界。这是读者须注意识别、加以摒弃的。

译者识于珞珈山

一九八〇年十月

原 作 者 序

我并不想在《黑夜的终止》中继续《黛莱丝·德克罗》的故事，而是描绘一个我已经刻划过其罪恶的青年时代的妇女的暮年情景。在这里，我叙述她的最后一次爱情。因此，没有读过《黛莱丝·德克罗》的人照样会对这个黛莱丝感兴趣。

十年来，在我的心中她对于生活已经感到厌倦，要求死去；我希望她死得象个基督徒，因此我把这本还不存在的书定名为《黑夜的终止》，而并不知道那黑夜会如何结束。但作品完成后，这个书名所包含的希望部分地落空了。

那些理直气壮地希望任何文学作品都标志着某种精神上升过程的读者，也许将因为我重新把她拖进地狱的这一下降而感到惊讶。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女主角生活在我的已经陈旧的经历中的某个时期，并且是一场过时的不安的见证人。

其实，尽管我写下这些章节时除了想揭示黛莱丝的痛苦面貌外别无企图，我今天还是知道这些章节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从中我首先发觉的是什么，那就是受厄运压迫最深重的人们所具有的力量，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

法则表示否定的那股力量。当黛莱丝为了使被她迷住的小伙子厌恶她和离开她而迟疑地撩开覆盖在秃顶上的头发时，这个动作定下了全书的意义。每次相会，这不幸的女人都要不断抵抗那种天赋的毒害和腐蚀的力量，重复这个动作。然而她属于那种只有到结束生命时才能摆脱黑夜的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不要甘心忍受这个黑夜。

这个故事为什么在黛莱丝得到原宥和领略到上帝赐予的安宁前不久便中止了呢？其实，那令人快慰的片段已经写下，后来撕掉了，因为我找不到有哪个神甫能接受黛莱丝的忏悔。今天，在罗马，我才发现了那个神甫，我才知道黛莱丝是怎样进入死亡的光明之中的（也许有一天我会用几页纸把它写出来）。

罗马，1935年主显节^①

^① 一月六日。——译者注。

“安娜，今晚您出去吗？”

黛莱丝抬头仰望着她的女仆安娜。安娜站在女主人面前。黛莱丝给的那套女服穿在女仆年轻丰满的身上显得太紧了。

“孩子，您听到了雨声么？出去有什么事情吗？”

她真想把安娜留住，听听熟悉的搬动碟子的叮当声和这位阿尔萨斯姑娘没完没了地重复唱着的那支难懂的歌曲。在其他夜晚，这种由家中唯一的年轻的活人弄出来的声响，一直延续到十点钟，使黛莱丝感到安心。最初几个月，安娜睡在套房的一个没人住的小间里。而夜晚，她的女主人无意中听到孩子的叹息、含混不清的梦呓，有时是一阵野兽般的呼噜声。即使是在少女睡得最安稳的时候，黛莱丝对于她的存在仍是十分敏感的，——她仿佛听得见睡在板壁那边的那个肉体中的血液流动的声音。她不孤独，她不再害怕自己的心脏激跳。

每逢星期六晚上，女仆便要出去，有时要到天色微明时才回来；而黛莱丝就在黑暗中睁着双眼，她知道女孩子回来之前自己的睡意是不会来的。尽管谁也没质问过安

娜，有一天她还是把铺盖卷儿搬进了仆人们住的那层楼。
看门女人说：“跑起来方便些，就是这个主意！”

黛莱丝迫不得已地接受了安娜把给她以安慰的时间缩减到十点钟以前。当女孩子来向她道晚安并听取下一天工作的吩咐时，女主人竭力延长这场谈话，向她打听她家里的情况，问她收到母亲的来信没有？然而她得到的答复大多十分简短，好象一个游玩心切的孩子，大人的问话使他感到讨厌。其实，敌意是一点也没有的，而有时甚至会有一阵子感情冲动。不过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无动于衷，少女对于她在自己难以爱戴的老人心中激起的关怀的无动于衷。黛莱丝围着这块闭塞的小天地打转，除了这位姑娘，她再无别人可以选择；这个村姑、女佣就象她保存在她的监狱里的一块黑面包。她通常很少坚持，每当安娜说过“太太不再需要什么了吧？我祝太太晚安”后，黛莱丝便缩在角落里，等候着房门关上时的碰撞声给予心脏的打击。

可是那个星期六，钟还没敲九点，安娜便已经穿上高跟鞋准备出门了，她那双有点肥大的脚紧紧地包裹在假蜥蜴皮鞋里。

“孩子，您不怕淋雨吗？”

“哦，到地铁的路不算远……”

“雨水会把您这套衣服淋得透湿的。”

“我们不会呆在马路上的！我们去看电影……”

“这个‘我们’是谁呀？”

她神气固执地答道：“朋友们……”说着人已经到了门

口。黛莱丝把她叫回来。

“安娜，今天晚上，要是我让您留下呢？我感到不舒服……”

她惊愕地听到自己的话语的回响。难道真是她在说话么？女仆还在咕哝：“那么好吧！”黛莱丝却又改了口：

“不用了。我想，我会感觉舒服一些的……姑娘，玩您的去吧。”

“太太要不要我把牛奶热一热？”

“不，不。我什么也不需要。去吧。”

“我把火炉点起来吧？”

黛莱丝说倘若冷的话她自己来生火。她强忍着才没抓住少女的肩膀把她推出去。这一回，房门关上的声音远没有使她不适，反而使她如释重负。她照着镜子大声对自己说：“黛莱丝，你发昏了么？”可这是咋搞的！怎么在一辈子当中，她今晚比什么时候都低声下气呢？她总是这样的，面临即将孤独度过一个晚上，一个黑夜，她碰上谁就拼命抓住谁。只要不孤独，能够交谈交谈，听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呼吸……她没有任何别的奢望，然而如今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于是一如既往，怨恨从心底升起：“这个白痴很快就会堕落，她还会以当婊子拉客告终的……”

黛莱丝摇摇头，她为自己的感受而羞愧。她要生火，——并非因为这十月之夜寒冷，而是如俗话所说火能作伴。她要读读书……怎么今天下午没想到弄一本侦探小说来呢？除了侦探小说，什么书她都读不进去。年轻时，她在

书本里寻找自己的影子，用铅笔划出某些段落。现在她已经不再期望从这种同虚构出来的人物的对照中能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们在她自身的光芒中黯淡了，消逝了。……然而今晚，她还是用手迟疑地打开了玻璃书柜，就是从前在她无辜的时代，放在阿尔热鲁斯她闺房里的那个书柜，不过后来当丈夫的健康状况迫使她住进另一个房间的时候……它也曾是少妇犯罪的见证。黛莱丝记得，在那段时期，她还曾把那一小包麻醉药放在《执政府和帝国史》后面藏过几天……这件诚实的旧家具竟成了毒品的窝主，她犯罪的帮凶，她的罪行的见证者……它是怎么走完这个历程，从阿尔热鲁斯佃庄一直来到巴克路一幢老式房子的四楼的？黛莱丝犹豫了片刻，拿起一本书，又把它放下，关上书柜，走近镜子。

她象一个男人般地掉头发。是的，她的前额光秃秃的就象个老头子。她小声说：“思想家的前额……”然而这是她衰老的唯一表现。“我只要戴上一顶帽子，就又跟从前一模一样了。二十年前就有人对我说过，我是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

她那从稍短的鼻子到嘴角的两条纹路似乎比以前略微深了那么一点儿。上街吧……看电影去怎么样？不，这样花费太大；过后，她会忍不住要走进一家又一家夜总会去喝上一杯。……她已开始欠下一些小帐了。荒原上什么都每况愈下，地产上首次盈利甚少。关于这个问题，她丈夫在信中给她写了四页：矿坑支柱再也卖不出去了，英国人不收。

可还得进行疏伐，因为松树开始遭到损害。这种疏伐不久前还能带来收入，现在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松脂行情空前低落……他争取出售松木，但商人们出价极低……

然而，黛莱丝为了略略超脱这种空虚，为了达到即便不是欢乐，至少也是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境界，却还保持着以往的习惯。在巴黎，她要出门而不化点钱是办不到的。况且她独自穿街过巷体力也已经支撑不住。电影不曾给她带来丝毫帮助；在那半明半暗之中，烦恼袭来，她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在咖啡馆里，她观察最低贱的女人耍弄手腕——活生生的人比银幕上的画面更能引起她的兴趣；然而她再也不敢放胆以窥伺别人来解闷儿，因为不管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能不被人觉察。她枉费心机地穿上男女咸宜的服色，枉费心机地寻找一个隐蔽的坐位。在她的外表上，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人们的注意。或者也许是她过虑了？是不是因为她惶惶不安的神色和这紧闭的双唇呢？在她自以为正派、甚至是朴素的服饰中，处处反映出再无人能为她们出点子的半老徐娘的那种隐隐的紊乱，那种细微的怪诞。童年的黛莱丝曾常常取笑她的克拉拉姑姑，因为那老姑娘总忍不住要把别人给她买的帽子拆毁，然后按自己的口味重新缝制。而今天，黛莱丝也染上了这种怪癖，她身上的穿戴不知不觉地也带上了古古怪怪的特点。也许再过些日子她还会变成那种戴着羽毛帽子，坐在广场中心花园的凳子上，边系着装旧衣破衫的包袱，边自言自语的古怪的老婆子。

她没有意识到这种怪诞，只是清楚地发觉自己已经丧失了独身人必不可少的那种能力——昆虫使自身颜色与树皮树叶的颜色相吻合的能力。在咖啡馆或饭店里，她曾从自己的桌子边偷窥过别人几年而没被人家发觉。她把隐身戒指丢到哪儿去了呢？如今她恰似羊群中的一头怪兽，引来众目睽睽。

在这里，在这四堵墙壁、下陷的地板和她一抬手便能摸到的天花板之间，她至少可以得到安全的保证。然而呆在这四限之间得有股子力量。而今晚，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再也呆不下去了。她对此确信无疑，甚至禁不住做了一个恐惧的动作：就在她重又走近壁炉的时候，她照了照镜子，习惯地让手指顺着脸颊慢慢地往下滑。在这一分钟里，她感到在她眼下的生活里，除了过去一直都有的，再无任何新的内容：一点儿变异都没有……丝毫没有。她肯定自己达到了某种绝境，好比一个流浪汉发现自己走着的是一条绝路而迷失在沙漠里。窗外嘈嘈尘世中的每个声音都变得十分清晰：那汽车的喇叭声，女人的笑声，轧轧的刹车声，都获得了某种绝对的价值。

黛莱丝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天下着雨。药房的玻璃橱窗还闪烁着灯光。一张广告的红绿颜色在路灯下特别耀眼。黛莱丝俯下身子目测着窗子距人行道的高度。人们真可以说她是在试探空虚的程度，她根本没有勇气跳下去！可是晕眩也许……她唤起晕眩而又抵抗着晕眩。她急忙关上窗子，喃喃地说：“胆小鬼！”一个人自己怕死，却想把别

人弄死，真是恶劣之极！

到昨天为止已经十五年了，黛莱丝在律师陪同下走出专区法院，穿过空旷的小广场。一边低声重复着：“不予起诉！不予起诉！”好象由男人们作主能把一桩实际犯了的罪行定为未遂似的！她还以为终于自由了……她没料到，正是那晚，她走进了一座比最狭小的墓穴还糟糕的监狱，走进了她的行为的监狱，并且永远也逃不出来了。

“如果我不仅仅把别人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而且把自己的生命也……”自从她在阿尔热鲁斯仅有的一次企图自杀以来，即使在绝望的时候，自卫的本能也总在她产生难以抗拒的作用。这十五年中，在最最动乱的时刻里，她还遵守着某种保健规则，她一直注意减轻对有病的心脏的压力。她从未屈服于吸毒者的自杀情趣和对自身毁灭的满不在乎，倒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由，而是出于怕死。用不着医生多说，为了心脏，她把烟戒了。在家里再也找不到一支香烟。

黛莱丝觉得冷。她在鞋底上擦着一根炊事火柴，火焰开始舔着那在巴黎卖得如此昂贵的劣等劈柴。然而噼啪的声响和烟火的气味使这位荒原女人想起了自己无邪的年代，想起了那次行为发生以前的岁月……她把软椅移得尽量靠近火炉，闭着眼睛，用她从前在克拉拉姑姑那里观察到的动作，抚摸起小腿来。火焰刚刚燃起时的香味中包含着许多别的芳香：波尔多和县城凄凉的马路上轻雾的气息——从那儿回家时闻到的气息。一张张脸孔在她意识的画

面上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这是在她的生活中曾占有一定地位的人们的面孔。那时，决心还没有下定，赌博还未见输赢，事情还有可能与后来发生的不同。而现在，一切都完成了：在总体上她的所作所为已不可能再有丝毫变化，她的命运已经具备了永恒的面貌。这就是在我们肯定了对既成事实无可加减的时候，所谓“苟活”的涵义。

她听到钟敲九点。还得捱过一段时间，因为吞服那保障她能睡眠几小时的药丸还太早。今晚这个谨慎的绝望者并非出于习惯而吃药，而是由于这支救兵非讨不可。早上，人们的勇气总要足一些，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是在半夜里醒过来。她对失眠比对什么都更害怕，每当躺在黑暗中，她便觉得自己毫无抵御能力地陷入了种种疯狂幻想和虚妄诱惑的掌握之中。为了逃避她这种女人的苦恼，为了不成为那群沉默的人的牺牲品——在那群人当中，她辨认出了她的受害者、丈夫贝尔纳的阴郁的面容和沉重的脸颊，还有现在已有十七岁的女儿玛丽的黝黑娇小的脸蛋，总之这是一群曾经被她纠缠、骚扰得惊慌失措而躲着她的人；为了不被这群蜂拥而来的幽灵所窒息，在这些不眠之夜，她别无他法，只有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个，使某个毫无价值的人物变得很顺从，从而在想象中重现一次没有结果的仓促的欢乐。因为唯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无足轻重的、没什么地位的东西还蕴含着一点温情，它们是刚刚萌芽的友谊，还未及变质的爱情。

在这些不眠之夜，黛莱丝依靠着想象游弋在那片战场

上，翻动着一具具尸体，搜寻着一张仍然完好无损的脸庞。能使她回忆起他们时不至于感到辛酸的人还剩下几个呢？他们中大多数人开始还爱过她，但不用多久便发现了她身上的那种破坏能力。唯有那些她只是模糊地看到的、在她生活中擦身而过的人才能给她帮助，只有从那些在某一天晚上邂逅过而后再没重逢的陌生人身上，她才可以指望得到一些安慰……然而就连这些过路人，也往往在躲避黛莱丝；虽然这只是她的想象；他们在消逝；她蓦地发觉他们已经不在那儿，发觉她的思想飘忽在远离他们的地方。即使在她的想象中，他们也拒绝做她的朋友。他们把她孤零零地撇下了，于是另外一些人冒将出来。啊！这些人却是她想要逃避的！他们唤起一段耻辱的、羞愧的回忆。在这一桩桩丢人的往事中，几乎总有片刻她发觉同谋者在追逐本身的利益……是的，少不了出现那种拍马屁和伸手的片刻：盘剥的形式五花八门，从直截了当地借钱到做一笔好生意，还一口咬定她对这些买卖产生了兴趣。

在那些最安静的时刻里，当巴黎街头弥漫着乡村般的沉寂时，黛莱丝又会没完没了地算起她借出的或者被骗去的金钱帐；现在除了必不可省的以外，她已一无余资，她恼火，愤怒，把她的损失总额同她自己的债务总额相比较，完全陷入曾经折磨过她家的老人们的那种“缺衣少食的忧虑”之中……

不，今晚黛莱丝不会处于这些痛苦的威胁之下。她能够强行获得睡意。必须再等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啊！